

史志琼崖

客裏逢秋景思鄉倍愴神
中秋有感

史志琼崖

文博苑

月出海上，人在天涯。同一轮月亮，照过琼州旧志里古早味的“团圆饼”，照过崖州八景诗中的“南山秋蟾”，也照过中秋拜月时那句口耳相传的童谣“拜中秋，拜月亮，月亮吃边，我吃边”。这座海岛上的中秋，至少藏着三重月光：既有文人笔下的海上孤光，也有百姓屋檐下的寻常烟火，更有侨乡人隔海相望的一盏天灯。

李光丘潜望过，先民侨胞望过 照进海南烟火的中秋月

张意薇

古志寻月

“余留上市卖，今夜赏中秋”

海岛中秋，月亮挂在天上，日子落在灶上。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载：“中秋玩月，城市以面为大饼名‘团圆饼’。”可见最晚在正德年间，琼州府城已有中秋制面饼——“团圆饼”的习俗。据海南民俗学者的调查，东方一带的渔民在中秋夜有点香烛、供月饼祭神的习俗。

清代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记载详备：“八月中秋夜望月剥芋，名曰剥桂皮。制面为团圆饼，蒸天南星去皮食之。小儿引蜻蜓为戏。”这里的“剥桂皮”，剥的是芋头。另有“剥鬼皮”一名，则见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所引澄迈旧志：“八月中秋，聚亲朋以赏月，煮天南星去皮食，名剥鬼皮。此月，谚谓之饥月。”剥的是天南星。

两处记载，两样块茎，一个叫“剥桂皮”，一个叫“剥鬼皮”，都是八月这个“饥月”里从土里刨出来的吃食。

之所以管八月叫“饥月”，是因为新粮未上，陈粮已尽，八月是青黄不接的关口。海南还有句农谚，“水浸中秋月，雨泻元宵灯”，如果今年中秋遇雨，来年元宵也得泡汤，天时、农事、节庆，被一句谚语串在了一起。“剥鬼皮”天南星本是药材，《本草》言其有毒。八月十五前后正值块茎成熟采收，乡人挖出后反复淘洗、蒸煮以去其苦涩，然后去皮食之。这一口“险食”背后是海岛先民的生存经验：海南八月多台风，粮食易受灾减产，天南星便成了荒年里的接济之物。

明代临高诗人王佐有一首《天南星》，写的正是此物：八月秋风一起，乡间已有人面带饥色，天南星却一筐一筐地收，大锅煮熟了，一家人围坐，剥皮嚼食。若还有剩下的，“余留上市卖，今夜赏中秋”。一味块茎，一头连着灶上的果腹，一头连着市上的节令。末了诗人把这救饥的东西称作“美产”，自矜又自嘲地问了一句：“海外此美产，中原知味不？”

文人问月

“风定潮平如练，云散月明如昼”

“独步长桥上，今夕是中秋。”1150年中秋夜，李光在儋州昌化长桥上独自漫步。这位南宋名臣因得罪秦桧，被贬海南。士友悉赴郡会，他只“杖策独游”，怀念平生故人，作《水调歌头》以自释。词中“风定潮平如练，云散月明如昼”



2025年中秋节的海口骑楼老街，明月高悬。（二次曝光）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韦茂金 摄

云散月明如昼”，写海天澄澈，月华如洗；“笑尽一杯酒，水调杂蛮讴”，他一个人喝酒，唱的曲子混着黎歌，孤独中自有旷达。

如果说李光写的是“人在天涯”的孤愁，那么元代王仕熙看到的，则是“海在天涯”的壮阔。王仕熙（一作王士熙）是山东东平人，元泰定年间官至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。1328年秋，元大都发生政变，燕帖木儿拥立怀王登基，王仕熙不肯臣服新主，被捕入狱，

同年九月被流放吉阳军（今属三亚）。在崖州五年，他遍访山水，将“八景”文化引入海南，品题了“崖州旧八景”，“南山秋蟾”便是其中之一。“秋蟾”即秋月，他在南山赏月，写下“海送潮声摇老桂，云随蟾影度明河”。海潮声摇动着月中的桂树，云影追着月光渡进银河——又一个被贬的文人，把中秋的月亮留在了海南的诗里。

明代海南本土文人写中秋，笔下多了

几分家常的思念。海南大学士丘潜有一首《中秋有感》：“客里逢秋景，思乡倍怆神。依然今夜月，不是去年人。”一样的月亮，去年一起看月的人却不在了，二十个字，写尽了中秋最朴素的那份想念。王佐则在《和李司训中秋前十二夜·月韵》里写道：“还过三夜看团圆。”还差三夜月才圆，但他已经期待了。

到了清代，中秋的月亮在海南文人笔下，多了几分安顿下来的闲适。乾隆时期，苏泉书院掌教杨缵烈在洞酌亭（今海口五公祠内）赏秋月，写下“清辉萧爽月轮圆”。月光浮在水面如金粟，桂花香飘过古井，未了收在“椰阴石上斜斜影，孤鹤长空唳海天”，椰影斜落石上，孤鹤一声长唳划破海天。这一轮清辉圆月，照进了寻常日子里的安闲。

侨居望月

“拜中秋，拜月亮，月亮吃边，我吃边”

“八月十五中秋期，子欲食饼父无钱，父便打子子便哭，子哭父也哭……”这首童谣，马来西亚琼籍侨领林秋雅从小听母亲用文昌话唱。海南本地流传相似的版本，“八月十五中秋期，仔欲吃饼父无钱。哭的哭，啼的啼，爸牵去坡摘山茱（山捻子）”。版本略有差异，唱的是同一件事：日子再难，中秋总是想家的日子。

童谣里买不起的那块“饼”，到了南洋，有了另一层滋味。早年琼籍乡亲过中秋，供桌上常见酥盐饼和蒸芋头。酥盐饼是琼式月饼的“简装版”——皮薄了，馅少了，油纸一包，分着吃；蒸芋头则与“剥鬼皮”遥相呼应，从灶上的果腹变成了供桌上的旧味。柚子谐音“游子”，外形浑圆，被称作“团圆果”，是拜月祭祖的必备果品。一块饼、一只芋、一个柚，摆在供桌上，是过节的体面，也是跨海的家书。

“拜中秋，拜月亮，月亮吃边，我吃边。”琼州童谣里，唱的正是拜月亮、吃月饼的习俗。

李光望过的那轮月亮，王仕熙望过，丘潜在京城望过，王佐在临高望过，侨乡的孩子在南洋也望过。

流光掠过琼州府城洞酌亭的椰影，淌过儋州昌化的长桥，映过崖州南山的海潮，浸过灶上的天南星，也拂过供桌上的柚与饼。文心秋月照古今，照见的始终是：日子再难，抬头有明月；隔得再远，低头是牵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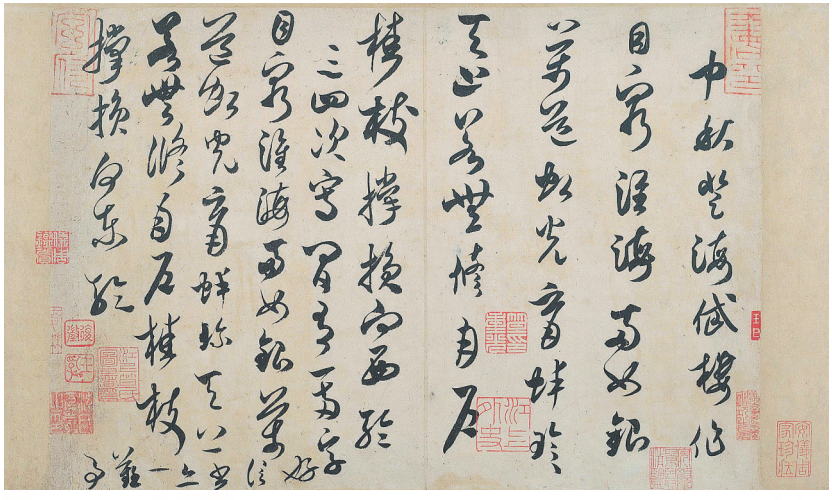
登高望月赋中秋

周惠斌

米芾（1051—1107），字元章，号海岳外史，因官拜礼部员外郎，人称“米南宫”，擅长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等各种书体，与苏轼、黄庭坚、蔡襄合称“宋四家”。米芾书法造诣精深，最为人称道的是行草书，以晋人风韵为根基，参以唐代李北海、颜真卿等诸家之长，兼取六朝风骨，作品严于法度，雄健清新，变化多端，洒脱奔放。

海岱楼位于江苏涟水，是唐宋时期文人墨客的游览胜地，杜甫曾以“浮云连海岱，平

野入青徐”，描绘它辽阔恢宏、磅礴壮丽的景观。宋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米芾任职涟水军使（相当于县令，非武职）期间，喜好游览，登临海岱楼，眺望淮河水入海处壮阔的海天景致。他在《焚香帖》（作于元符元年秋日，1098年）中写道：“雨三日未解，海岱咫尺不能到，焚香而已。日短不能昼眠，又人少往还，惘惘！足下比何所乐？”淫雨霏霏，连日不开，不能前往海岱楼登览观景，让人怅然若失。在《蝶恋花·海岱楼玩月作》词中写



米芾《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》。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

道：“千古涟漪清绝地，海岱楼高。下瞰秦淮尾，水浸碧天天似水，广寒宫阙人间世。”将海岱楼比作月亮上美轮美奂的广寒宫，颇具一种天地悠悠的遗世独立情怀。

《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》前两句写登楼远眺，海面波光粼粼，犹如银泻汪洋，天际闪现万道虹光，孕育出瑰丽的珍珠。后两句引出“吴刚伐桂”的典故，暗自遐想若非吴刚日复一日砍伐桂树，桂枝快速生长必然会撑破月轮。诗作托物言志，借自然胜景，慨叹官运不遂，喻指自己仕途坎坷曲折，一身才华无法施展。诗帖字字有法，出入“二王”，善于在正侧、偃仰、向背、转折、顿挫的变化对比中，寻求欲纵变幻，在裹与藏、肥与瘦、疏与密、简与繁的对立统一，表现出稳而不俗、险而不怪、老而不枯、润而不肥的笔法妙趣。整幅作品结体奇诡，笔法率意，亦浓亦纤，亦中亦侧，提按分明，牵丝劲挺，粗重的笔画与轻柔的线条交互出现，流畅的笔势与涩滞的笔触相辅相成，一洗晋唐以降平和简远的书风，创造出飘逸超迈的气势和沉着激越的意境，凸显出既雍容沉稳又豪放不羁的独特风格，别开生面，自成一家。

清代《山庄秋稔图》 古画里的丰收

缪士毅

2018年，我国将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定在每年的秋分，今年秋分为9月23日。值此佳节到来之时，品鉴古代画家笔下体现丰收图景的画作，如清代袁耀《山庄秋稔图》，或可为庆祝丰收节平添几分情趣。

袁耀，清代画家，字昭道，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人，画家袁江之子，大约生于康熙后期，早年在家乡扬州作画，约在乾隆十二年之后，北上晋地，到山西盐商太原尉姓家中作画，作品包括卷、轴、册页、横幅、扇面等。晚年回到家乡扬州，与“扬州八怪”中的画家罗聘相识并一起合作过图册。深通营造法式，精于界面，而且山水、人物、宗法宋元，丘壑无尽，为一代名手。《山庄秋稔图》为其传世名画之一。

《山庄秋稔图》立轴，绢本设色，纵182.5厘米，横96.8厘米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此画以山庄秋收为主题，描绘了农夫忙碌劳作和丰收喜悦的情景，恰如画面款题“山庄秋稔”。从画面看，远处山峦起伏，岩石巍峨，左前方大山深处有院落；近处为一大片稻田，正值稻谷成熟之时，金黄色稻穗伴随秋风，泛起层层稻浪。左下角山谷溪水流淌，上有廊桥架于溪流之上。右侧山间小路有行人挑着担子；画面中间呈现的是人们在为丰收而忙碌的场景，大门前打谷场上，两农夫驱使耕牛拉碌碡打场，一老者坐于碌碡上指导；门口一人端茶送出，院内壮年忙于挑粮入仓，妇女忙于纺织，而天真的儿童却在喂鸡玩耍。院外草棚中两人正在操作水车抽水，灌溉农田。纵观整幅画，分明是一幅秋天丰收的画卷，亲切而自然。

《山庄秋稔图》画法精丽，笔调亲切优美。画家十分注重画面的整体布局，尤其注重对秋天丰收情景、人物劳作情形的刻画，使画面形象生动自然。在构图上，疏密有度，错落有致，层次分明，十分得体；在技法上，笔墨严整工细，设色艳丽浓郁。山石、房舍绘制工整，立体感强。树木染以朱红色或苍绿色，突出了秋天树木特点。人物采用勾勒法画出，刻画细致精致，神情各异，惟妙惟肖，仿佛就在眼前。如绘人物衣着、五官神态，恰当地表现出其身份特点。人物活动描绘，相互呼应，贴近现实。纵观画面，可以看到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和个人的绘画风格。

秋分是中国农历“二十四节气”中的第十六个节气，秋分时节，瓜果飘香，稻谷饱满，蟹肥菊黄，正是一派丰收景象。传统意义上，秋分既是秋收冬藏的终点，更是春耕夏种的起点。

在国家设立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之前，我国古代虽没有明确的丰收节，但自古以来，丰收始终是中华民族最深切的企盼和最隆重的庆典，更何况历代就有庆五谷丰登、盼国泰民安的传统，“五谷蕃熟，穰穰满家”被视作国泰民安的“标配”。

面对金黄色的稻穗摇曳田畴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，历代不少画家触景生情，不惜拿出手中的画笔，将丰收的喜悦永恒地凝固在一幅幅精美的画作之中，画家袁耀的《山庄秋稔图》，就是一个缩影。



《山庄秋稔图》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文史荟